

对现代人来说，姓氏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符号。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、人人皆有的姓氏，曾经是一种极其珍稀的奢侈品。

那么，古代平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姓氏？他们如何认知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？

■关禾

姓者，女之所生

古人是何时拥有姓氏的

要理解古代平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姓氏，我们必须先知道，姓最初到底是什么。

东汉学者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：“姓，人所生也，从女从生。”一个“女”字旁，一个“生”字，清晰地表明，姓诞生于一个极其古老的、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，是用来标记一个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所生。

因此，中国古老的姓，几乎无一例外带着一个女字旁。比如，舜帝的“姚”姓（一作“妫”姓）、大禹的“姒”姓、周朝王室的“姬”姓，以及齐国姜子牙的“姜”姓。

人们常说的“百姓”，在商周时期，其实是特指那些拥有“姓”的贵族群体。但最关键的一点是，这些古老的姓，其功能在当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别婚姻”。

上古贵族社会严格遵守“同姓不相婚”的原则。“姓”就像一个高精度的血缘报警器，唯一用途就是在贵族们联姻时响起，防止同一始祖母传下来的后代近亲通婚。

这就立刻带来了一个问题：一个姓所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。周天子姓姬，他分封出去的诸侯国，如晋、鲁、卫、郑等国君也都姓姬。一个姬姓，就可能覆盖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小半壁江山。如果你在周代洛邑的城池中大喊一声“姬兄”，可能会赢得很高的“回头率”，这令“姓”在日常身份识别上毫无价值。

对于庶民来说，他们不属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通婚圈，也就不需要“姓”这个工具。而贵族们却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称呼，来划分彼此的地位、权力和财富。

于是，“氏”登场了。

氏者，贵之所出

氏的出现晚于姓，它是姓的分支，是父系社会的标志。当一个庞大的“姓”不断繁衍，其子孙被分封到各地开枝散叶，就需要一个新的符号来标记小家族的独特地位。

这个新符号，就是氏。

与姓来源于母系家族不同，氏的来源五花八门，但每一个都清晰地指向了权力、财富和地位。宋代学者郑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，将氏的渊源归纳为32类，其中最主要包括：

以国名为氏：你是诸侯，受封在齐国，你的家族就以“齐”为氏；受封在鲁国，就以“鲁”为氏。

以采邑（封地）名为氏：你是诸侯手下的大夫，被赏赐了一块叫“冯”的封地，你的家族就以“冯”为氏。

以官爵为氏：你的祖上世袭“司马”（掌管军事）之职，你的家族就以“司马”为氏；世袭“司空”（掌管工程）之职，就以“司空”为氏。

以技艺为氏：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，就以“陶”为氏；掌管祭祀用的屠宰，就以“屠”为氏。

氏的核心功能，与姓的“别婚姻”不同，而是“别贵贱”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氏所以别贵贱，贵者有氏，贱者有名无氏。”

这就以解释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，因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，平民的身份是卑贱的。这个“贱”，不是道德上的贬低，而是古代社会残酷的现实等级。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贵族联姻，所以他们不

爱而后勤保障，让大家始终保持良好精神状态，以过硬作风和专业能力站好岗、尽好责。他说，除夕夜、团圆时，确保城市安全、人民安康，大家枕戈待旦、坚守一线，非常辛苦，很不容易。在岗就要履职尽责，关键要落实责任，保持警惕，强化行动敏捷，抓早抓小抓苗头，把风险隐患及时化解消除在萌芽时，以自身努力付出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。市领导华源参加检查。

天马行空与脚踏实地

（上接第1版）

“一跃冲天”与“脚踏实地”的统一。天马惊跃，需要在大地上积蓄千钧之力。从攻关“卡脖子”技术的科研人员，到奋战乡村振兴的基层干部，为生活打拼的每一个普通人，莫不如此：把天马行空的创意，转化为一锤一钉的实干。只有在大地跑得够稳、够快，才能成就腾空而起的那一刻。

“一马当先”与“万马奔腾”的统一。传统画马，既有“一马当先”的雄姿，更有“万马奔腾”的壮阔。回望来路，经济指标的跃升、科技难点的突破、人民生活的改善，无不是亿万人民凝心聚力、驰而不息的结果。新征程上，让个体奋斗融入时代洪流，既能让个体价值得到极大彰显，更能形成万马奔腾的磅礴伟力。

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。前行的路上，需要天马的开阔视野，洞察变局，抢抓先机；也需要如天马般保持奔



「百家姓氏渊源」处驻足。
人们在香港举行的黄帝陵文化主题展览
新华社发

需要姓；平民没有自己的封国、采邑，更不可能担任高官，所以他们不可能拥有氏。

这样一个微小的差异，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缩影。

平民获姓的时代转折

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，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。

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动荡时期。旧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，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，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。当周天子连自己的都城都保不住时，姬这个姓还谈何尊贵呢？当各国的公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奴隶时，“别贵贱”的氏又有什么意义？

在战国到秦汉的熔炉中，姓和氏开始混为一谈。它们原有的“别婚姻”和“别贵贱”的功能同时失效，最终姓氏合一，融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、由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的姓氏。

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口，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——汉高祖刘邦。

按照先秦时代的规则，他是标准的“贱者”，一个有名无氏的平民。刘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无从考稽，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应归于何姓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，用三个字解决了这个难题：“姓刘氏”。

以氏为姓，遂为一代之制。一个平民的家族“刘”，从此就是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姓氏。刘邦的登基，宣告一个“人人皆可姓氏”的时代到来。

这场“姓氏革命”的背后，伴随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。

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，在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下，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，普通人都寄身于他们的“人群组织”之中。国家只管到贵族，而贵族再去管理自己属地的众人。因此，在文字记录系统中，国家根本不需要知道个人的姓与名，但历史的发展彻底打碎了这些中间组织。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了，它的根基不再是层层分封的贵族，而是千千万万个体的庶民。

当单个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对大国，当平民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个体直接与国家发生关联时，他就迫切需要一个用文字表达的、能够标识“我是谁”的符号，这个符号，就是姓名。

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

用文字书写的人名，其前提是个体必须是能直接面对国家的“户口”。推行普遍编户的条件，直到秦朝大一统、汉朝开启相对稳定繁荣的统治之后才逐渐具备。刘邦的“姓刘氏”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而真正把姓氏赋予每个平民的，正是这个新结构下两股个体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。

第一股力量，是国家的编户著籍。秦汉建立的新型中央集权帝国与西周的分封制有着根本不同，为了达到征税与征兵的目的，统治者不再通过层层分封的贵族间接统治，而是直接控制子民。

为此，一个庞大系统被建立起来，这就是编户著籍。国家派出大量基层官吏，如调查人口、制作户籍、催征赋役的里吏，把疆域内的每一个人，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。

著籍正是庶人姓名“书面化”最重要的途径。根据出土的秦汉简牍，我们得以一窥这个系统的运作。

战国时的齐国仍遵守旧制，庶人只称名；楚国无论贵族、平民，较普遍地使用“氏+名”，楚法明确要求必须写当事人“居处名族”（住址、名字和家族）。秦律则进一步要求涉事人“定名事里”（确定名字和所在的基层行政单位“里”）。

为什么战国时期的楚法会率先要求注明“族”？一个重要原因是楚国境内百姓来源多样，族属复杂，且迁徙频繁。

汉高祖刘邦

“你是哪个三儿？”“张家的三儿！”“张”这个姓氏，就变成了张三本人主动用于社会交往的身份名片。自己所属的家族，成了古人在大风浪中唯一能抓住的身份浮木。

正是这两股力量——自上而下的国家登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，在秦汉时期交汇，最终推动了姓氏在中国底层平民中的全面普及。西汉时期的编户材料中，“姓氏+名”正式成为人名标准格式。一个“人人皆有姓氏”的中国社会，由此定型。

甘肃省金塔县的肩水金关遗址曾出土汉简，其中有汉代戍边战士尹衡给朋友写的一封信。信中，尹衡向友人表达了“起居燥湿”“强饭厚自爱”“慎春气”等问候，还在信里写“塞上诚毋可道者”，说明他通过给友人写信来打发边塞生活的乏味，聊表思乡之情。

伟的姓氏我们不得而知。那个刻在竹简上的“伟”，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尘埃中。而千千万万个“赵伟”“钱伟”“孙伟”“张伟”，则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。从此，一个个真正意义上的“百姓”，汇聚成了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中国。

（摘自公众号“国家人文历史”）

汉简《尹衡致伟简书》
图源：甘肃纪检监察网

越是万家团圆，越需守护平安

（上接第1版）随后，陈吉宁不打招呼来到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静安寺派出所，检查节假日值班值守情况。值班长告诉市领导，在梳理总结既往经验做法同时，针对春节期间天气、人流变化及商圈景区活动安排进一步优化完善了相关预案，全力守护一方平安。陈吉宁向广大公安干警和各条战线同志表示慰问和感谢，叮嘱相关部门要科学合理安排好一线同志值班值守，强化关心关

爱而后勤保障，让大家始终保持良好精神状态，以过硬作风和专业能力站好岗、尽好责。他说，除夕夜、团圆时，确保城市安全、人民安康，大家枕戈待旦、坚守一线，非常辛苦，很不容易。在岗就要履职尽责，关键要落实责任，保持警惕，强化行动敏捷，抓早抓小抓苗头，把风险隐患及时化解消除在萌芽时，以自身努力付出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。市领导华源参加检查。

看大展，更收获新春“彩蛋”

新上海新一轮发展的科技丰碑与艺术殿堂间穿梭。我们借助光影的语言与裸眼3D技术的运用，将海派文化的独特气质浸润其中，在快乐和松弛感中，将上海丙午马年春节的祝福层层融入。

美术馆的另一侧，向来被称为“出

十余国志愿者 四海汇成一家

都是精心设计的中英双语谜题；“你演我猜”环节，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用肢体语言跨越了语言障碍；套圈挑战区，小朋友们摩拳擦掌，铆足了劲赢取自己中意的玩偶；“国际益行团”的成员们则举起相机，捕捉下这些跨越国界的温暖瞬间。

徐家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万小岚介绍，街道辖区内的社区、商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校园，生活着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。如何让大家从短

山海寻梦，上海元素闪耀马年春节晚

的第一个戏。”老生演员吴响军与师父谭孝曾、北京京剧院演员裘识唱响谭派代表剧目《定军山》，在黄罗宝帐听将令。

戏曲演员经典新唱

上海京剧院演员吴响军、张艺心、上海越剧院演员李旭丹在《春晖满梨园》演绎经典好戏。

“《定军山》是2015年上海京剧院名家传艺项目中我向师父谭孝曾学习

做了一些优化和改进，从穿越古今的角度，让一匹骏马引领着大家向前飞奔，效果十分震撼。因此，我们为这场秀取名‘奋力一跳’。”

这个春节，浦东美术馆“里里外外都充满了新年的氛围”。丰富多彩的活动与连续落幕的“福利”证明，美术馆正主动融入城市的“年味”里。李雯展，也能成为过年的好去处之一。

民近500人次，涵盖文化传播、双语陪伴、为老服务和社区导览等多个领域。

而今，在徐家汇街道的敬老院，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得知住在这里的“老爷爷”年轻时学过俄语，会主动学“弹舌音”与老人聊天、逗老人开怀；社区花园里，有国际志愿者认领了香草养护角，用刚学不久的中文称呼自己为“植物家长”；来自法国的“妈妈志愿者”主动开办了“法语学习角”……“这不是单向的送温暖，而是一场双向奔赴，这份温暖，是社区最珍贵的年味。”万小岚说。

王派花旦李旭丹继2018年《追鱼·观灯》后再次亮相央视春晚，演绎《红楼梦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。李旭丹感叹，现在的总台春晚对细节的要求越发严格，“8K镜头之下的高清特写，服装、头面、妆面、表演情一一览无遗。”短短一段《红楼梦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表演也比过去复杂。“春晚节奏快，我们从两边台侧直冲到T台，遇到上一个节目一大群演员下场，我们一大群演员登台，‘百米冲刺’到只能并排站三四人的T台，表演时还要注意与观众互动，眼神交流，又要演绎人物，不能出戏。”